

■现场

## 一户农民的百年小康梦

□王宏甲



茂德公在犁田间隙

想写一本书就叫《农民》的书,是我多年的梦想。这个梦想可以追溯到我在山村插队的岁月,虽然那时我并不敢想象将来能写一本关于农民的书。这本书写的也不是我自己的插队生活。但可以这样说,假如我和朋友刘建设没有经历过那一种插队生活,大约是写不出这部题为《农民》的长篇作品的。

我们写下的第一段话是:在中国全部的历史生活中,农民是以最艰辛的生存与劳动作出最大贡献的群体,他们虽处在社会最基层,却是全社会该用仰视的目光崇敬的。

中国农民是有梦想的。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农民的梦想也许是“中国梦”中最广阔的梦想。无论生活多么贫穷与艰难,很多农民都怀着梦想去奋斗,去生儿育女,一代接一代地奋斗。《农民》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茂德公,以及茂德公的前三代和后代三代都具有这样的典型经历。

今天,在珠三角地区,这位被村人称为“茂德公”的中国老农民形象比“肯德基”美国老爷爷更有名气。他的旗下有香辣酱厂、农业科技公司、生态农业体验园、文化传媒公司……在寸土寸金的广州番禺还有一座“茂德公草堂”。他本名就叫陈茂德。在互联网上搜索“茂德公”,会跳出4万多个相关条目。如今“茂德公”商标价值达数亿元人民币,茂德公算得上是中国最具品牌影响的老农民形象。

当然,他曾经很穷。他的家族世居雷州半岛上的足荣村。种田人图什么,图结婚睡觉生孩子?这谁都会。种田人图的是有文化,这才是最荣耀的。“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这便是他的曾祖福源公曾有过的梦想——梦想把儿子培养成知书达理的秀才。家有衣食,腹有诗书,这实在是这户农家在19世纪末的小康梦。

无奈福源公的两个儿子都因父辈在穷乡僻壤承担不起读书的费用而中断书塾学习。但福源公两人省吃俭用,毕竟使福源公的长孙陈荣洲读了几年书,能看懂村中往来公文,能给村人的茅屋门前写上春联。

到四代孙陈茂德出生,遇军阀混战灾荒连连,半岛上的日子更加艰难,陈茂德16岁当上“新郎官”,新婚之夜新娘

和衣而眠,竟不让新郎碰她,原因是他不识字。陈家觉得这尴尬像鞭子般抽打着自己的祖辈和自己,于是下决心让陈茂德16岁去读书。这是一个不识字的新娘逼新郎去读书的乡下故事。

读书一年念得出《三字经》《弟子规》,陈茂德长了不少自信,此后曾梦想勤劳置田当地主,不料土改的枪声把他的梦想打碎……此后经历“互助组”、“人民公社”,经历“大跃进”、“大炼钢”、“文革”和改革开放。

茂德公之子陈英昌在新中国上学曾梦想不负祖辈重望读书上大学,但“文革”中断了他的大学梦。然而读到初三的陈英昌竟成为村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并拥有了村里的第一辆自行车,还办起村里的第一个碾米厂。

改革开放后有篇著名小说《李顺大造屋》,讲农民李顺大梦想造3间屋,二十多年没造成,到1977年冬,总算把屋造成了……此时的陈英昌率领全家仍住在茅草房里,他有句名言:“养子若不读书书,不如养个大肥猪。”他生有六个子女,别人赚钱建房,他一心一意投资孩子读书,交不起学费甚至不惜借“高利贷”。一定要有文化,否则要实现小康梦是不可能的。这已经不只是陈英昌的梦想,而是这个贫困农民的信仰。

他一家住茅草屋住到20世纪末,他的6个子女,除了其中之一因身体受伤中断学业,他把5个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他不啻是卧薪尝胆专心培养孩子读书的典型。他家徒四壁时,读了他的孩子就是他最大的荣耀。

福源公以下第六代传人陈宇是其家族一百年来第一个大学生,学金融,毕业后有了在银行工作的金饭碗,竟辞职,回乡把产业做在贫困家乡。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改革开放后,离乡离土进城去打工的农民超过两亿,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浩大的现象。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打工,村中多是留守儿童、老人和妇女,许多村庄成了“空壳村”,贫困农村谁来建设?家乡的穷困靠谁来改变?这是当今农村最大的难题。陈宇的作为就在这个最大的难题上。

如今茂德公一家盖起了花园式别墅,这并不是可炫耀的。但令人吃惊的是,茂德公创建的樟树湾集团,投资数十亿元,在雷州半岛建设“雷文化体验休闲游”,进军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立志要向世界推广雷州半岛旅游。我们并非选取一个富裕村来做介绍和描述的对象。足荣村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富省广东的一个贫困村,其地理位置无异于天涯海角,那里农民的坎坎坷坷、精神诉求、灵魂归宿,很少被外面的人们了解,譬如足荣村至今还在搞“消灭茅屋工程”。足荣村中一户农民,怎会有如此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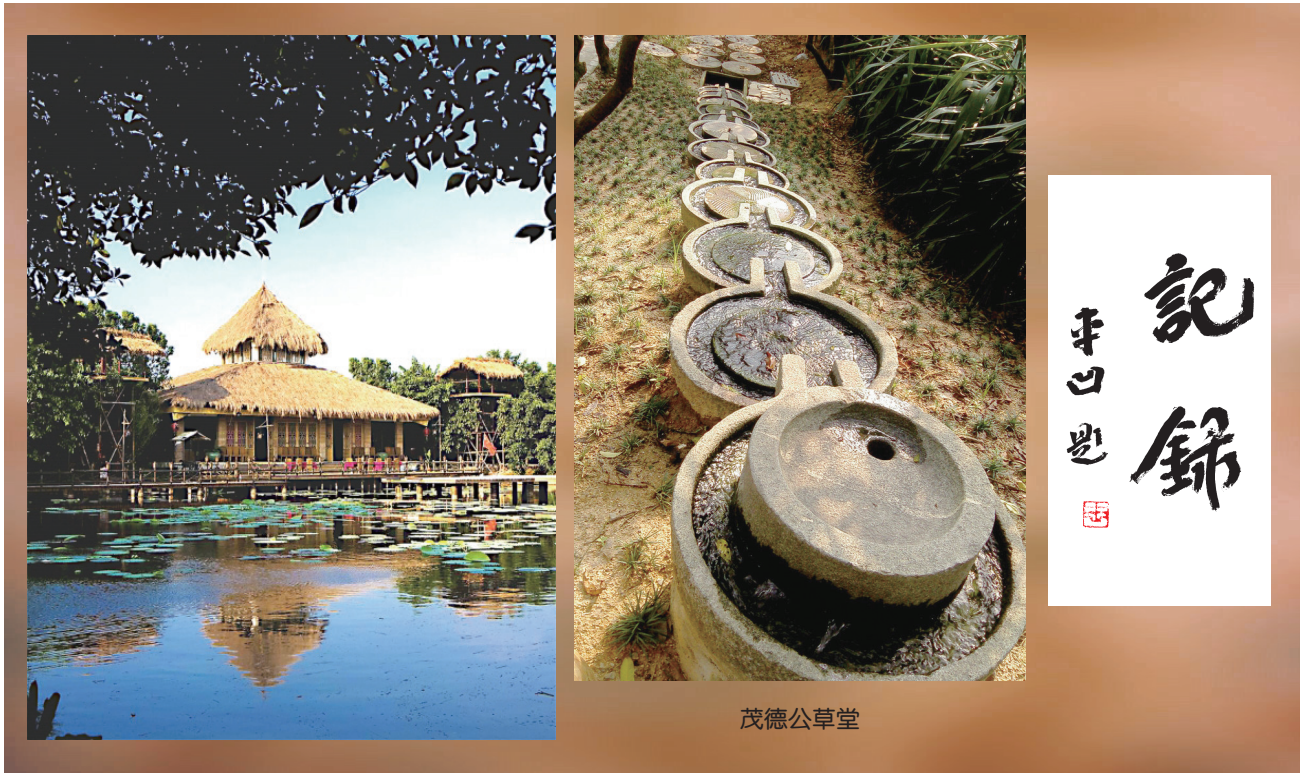
那么多人眼里看到的乡村除了穷,啥也没有,以致纷纷离土离乡去谋生。数不清的农村学子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回乡的路,宁可漂泊在城市。那么多人往外走,陈宇却往回走,是什么因素让他看见家乡蕴藏的大财富?家乡有很多劳力资源,阳光灿烂的雷州半岛还有很多自然资源。家乡的红土地虽然贫瘠,但适合种植红辣椒。办个辣椒酱厂,方圆乡村的农民种辣椒也能有出路。把家乡的农民资源、穷山荒岛资源都用起来,改变村民离乡离土的流离生活,回归建设自己的家园。这可不是一个读了大学的年轻人独自归来了,这也不是一个我们常见的企业家如何创业成为富豪的故事,这是一个在穷乡僻壤试图改变贫穷家乡、尽可能争取共同富裕的故事。

“在家门口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这就是当今农村最重大的建设。陈宇和乡亲们的实践中,暗含着拯救当今穷村的大道。这个大道中,其实蕴藏着众多农村有志青年可以汲取的创造小康生活的智慧。

2011年8月3日下午,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洋来到足荣村考察了茂德公食品有限公司工业园。5日的《南方日报》做了报道。汪洋同志充分肯定了陈宇回乡创业的做法,认为这个路子非常可贵,值得推广。

我们并不是在汪洋同志去足荣村视察后才写这个故事的。我们在此前两年已经开始访问这个还大部分是茅屋的村庄。我们知道小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曾经鼓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数城乡人民。梁生宝所处的时期,我国农民都热心于改变家乡贫穷面貌,而陈宇处在有知识有青春的男女青年纷纷离开穷村去城市找生计找前途的年代。君不见当今现实生活中的陈宇比从前小说中的梁生宝更为难得!这是我们感到有责任把这个年轻人介绍给众多有志青年的原因之一。我们的作品可能写得远不够精彩,但恳请当地政府、文化界的人们乃至团中央重视这个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年轻人。

每个家乡、每个民族,在困境中都要靠一代青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在信息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已无法仅依靠传统农业方式来维持农民生计,更无法仅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来建设新农村。真正的贫困是旧有的生产方式的贫困,这样的穷村已迫切需要如陈宇这样的新青年运用新技术、新的



茂德公草堂

■讲述

## 梁上泉和《小白杨》

□刘益善

知道梁上泉的诗名很早,但真正见到他本人,还是在去年夏天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他方脸大眼,前额半秃,身子壮实,全然看不出是70多岁的人。我写诗也有些年头了,和他见面就有一种亲近感。

知道梁上泉除了写诗外还写歌词,缘于在这次北戴河休假中发生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上午,我们全体人员到联峰山公园游览。天下点小雨,我们买了门票后,分散开登山。梁先生的夫人浦心玉也是60多岁的人,老两口带着9岁的孙子浦磊走在前面。浦磊上小学三年级,这次跟爷爷奶奶到北戴河玩,兴奋异常。小家伙背着双背书包,跑在爷爷奶奶的前面,梁上泉老两口跟在孙子后面,不断喊着慢点慢点……

联峰山公园很大,园内游人如织。我和妻子玩了一些景点,已经很疲倦了,便下山朝出口处返回。公园里有一处围地不小的机关,四周围墙耸起,岗哨处处。我和妻子经过时,见到浦心玉老师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我们吃了一惊,忙上前问候。浦老师说:“浦磊丢了!梁上泉急得要命,漫山遍野地寻找。我找了解放军,请求他们帮忙找。”我们忙安慰浦老师说,您别着急,解放军一定会找到浦磊的。这时我们才明白刚才在山上碰到一队队的战士跑步巡山,肯定是寻找浦磊的。这时,侧门站岗的两个战士的报话机响了,报话机里说:“注意,请仔细寻找,有目标立即报告。丢失的小男孩是老首长梁上泉的孙子,就是写《小白杨》的那个作家,我们一定要找到。”

浦心玉老师就守在那岗哨边等消息,我们游完山的人员坐在出口处等梁上泉。终于传来消息,孩子找到了。当10多个解放军战士呵护着小浦磊出现在山道上时,大家都欢呼起来了。70多岁的梁上泉此时已汗流浹背,累得气喘吁吁。

《小白杨》这支歌很流行,我也会唱,歌词写得很有诗意。但我就没注意这是梁上泉写的。这次发生在联峰山里的故事,我知道了梁上泉去写歌词。梁上泉笑笑说:“我本是搞歌词的嘛,我写过上千首歌词。”

在创作之家一楼的前厅里,我和梁上泉先生坐在沙发上,他接受我的访问,说起了《小白杨》的创作经过和他的有关经历。

梁上泉1931年6月出生于四川达县。1950年面临着高中毕业考试的他,背着家里,放弃了考试,参加了解放军。在川北军区文工团当创作组长。1951年,梁上泉调到了西南军区公安部队文工团创作组,1955年3月调到北京,在军委公安文工团,1957年11月,他转业到重庆歌舞团。梁上泉的爱人浦心玉年轻时是达县地区文工团的副团长,是台柱子,两人结婚后经过8年的两地分居,直到1963年才调到一起。梁上泉在重庆歌舞团工作到1982年,才调到重庆市文联当专业作家,现在担任重庆市作家协会顾问。

在部队当了8年,梁上泉对军人有一种天然的

亲切感,一有机会,他就往部队跑。他刚调到文联的1982年,总政治部组织一些地方作家到新疆,也请了梁上泉。梁上泉打起背包就出发了。他本可以坐飞机飞到乌鲁木齐,但他选择了坐火车,先到兰州,再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看到车窗外茫茫戈壁无边无际,海市蜃楼常在眼前出现,而难见一星绿色,令梁上泉感慨良多。梁上泉有个习惯,他多年写作,深入生活,总是选择步行或是走得慢的交通工具。他引用纪伯伦的话说,乌龟比兔子更多地领略路边的风景。

在创作之家,浦心玉老师有次与我爱人聊天,说是有一次梁上泉到西藏深入生活,徒步在原野上行走。这时有辆吉普车开过,车上还空一个座位。车上人看梁上泉背着背包走得辛苦,就要带着梁上泉一起走,梁上泉谢绝了,他说他要看原野上的风景,了解沿途的风俗。吉普车就先走了。没想到第二天听人说,那辆吉普车出了车祸,连车带人冲进了金沙江,车上四人都死了。

1982年8月1日是建军节,乌鲁木齐军区大阅兵,梁上泉赶到了。新疆的白杨树很多,梁上泉看到公路边的一排排参天白杨,翠绿威风美丽,站得笔直,给人一种壮美的感觉。当看到阅兵场上战士的队伍,一个方阵又一个方阵,一条直线又一条直线,绿军装,严整的队形,梁上泉的感觉就上来了,这不是一排排的白杨树吗?白杨、军人,在随后的新疆北疆的旅行中,在喀什、伊犁、吐鲁番、塔里木等地,这两个形象一直在梁上泉的脑子里出现。回到乌鲁木齐,梁上泉写了首朗诵诗《林带阅兵曲》,给部队战士朗诵,受到了欢迎。

在新疆本来只安排一个月时间,梁上泉提出希望延长一个月。部队领导答应了,但有意将了梁上泉一军:“延长一个月可以,但梁上泉必须为部队写一首歌词。”梁上泉有首歌是很有影响的,比如他1956年写的《茶山新歌》流传很广。写采茶女对军人的爱慕,打动了写部队爱情的禁区。此歌很快流传到港台,台湾改成《茶山情歌》,香港改成《茶山姑娘》,很多人唱。这支歌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梁上泉的罪状,说他用歌词来瓦解部队斗志。奇怪的是,当歌词抄出来贴在大字报栏批判时,很多人把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梁上泉还写过《峨嵋酒家》,由阎维文唱出,得了大奖。梁上泉答应,他要为解放军写一首歌词,这歌一定要写好。梁上泉离开新疆时,他答应写的歌词还没有写出来,但那种情感在他胸中储藏着滚动着,他在寻找一个角度一个突破口,或者一个点燃激情的星火。

1983年7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一批歌词作家到内蒙古和兴安岭等地采风,梁上泉又出发了。他随着作家们到了呼伦贝尔,在中苏边境,看到我们的战士在岗楼站岗,下岗后抱着吉他唱歌,还养猫,生活过得十分充实。那天,梁上泉看到了一个场景,

心里一动。当时哨岗楼水很珍贵,一个战士捧着他的军用水壶走近哨所旁的一棵小树,用水壶里的水给小树浇水。梁上泉走近问战士,你浇的是什么树呀?战士说,小白杨。战士还说,这棵小树苗是他从家乡带来的。

角度找到了,突破口有了,一簇灵感的火星点燃了梁上泉胸中的激情,在新疆积累的生活立即出现在他的眼前。梁上泉急急回到房间,20分钟后,歌词《小白杨》写出来了。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千儿壮/守望北疆/微风吹得绿叶沙沙响/太阳照得树叶闪银光/来……来……/小白杨小白杨/它长我也长/同我一起守边防”

“当年离家乡/告别杨树庄/妈妈送树苗/轻轻对我讲/带着它亲来/嘱托记心上/载下这故乡在身旁/来……来……/小白杨小白杨/它穿绿军装/同我一起守边防”

《小白杨》歌词发表后,土心谱了曲,阎维文一唱,立即传遍军内外,流传很广。1987年建军60周年时,总政治部给全军发文件:全军必唱8支歌,除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老歌外,《小白杨》是必唱的8支歌之一。《小白杨》和梁上泉的另一支歌《茶山新歌》《我的祖国妈妈》还被选入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音乐教材。

怪不得在联峰山公园内,部队领导和战士听到梁上泉是《小白杨》的作者时,对他是一片尊敬之情,一定要帮他找到丢失了的孙子。《小白杨》这首歌,在部队里人人都会唱,是梁上泉在解放军中的一张名片。说到这里,梁上泉给我说了又一个让我十分感动的故事。

有一次,梁上泉坐车去武汉看望有病的舅兄。他进到软卧包间,放好行李,坐着休息。这时一位军人走进包间,梁上泉一看,此人是个将军,那肩章的金星告诉了他。这位军人放下行李,摘下军帽挂起来,与梁上泉聊了起来。军人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呀?”梁上泉说自己是个作家。军人听后“哦”了一声,接着问:“你写了些什么作品?”梁上泉是出过25本诗集的诗人,他就报了几部诗集的名字,军人尽是点头,客气地“哦,哦”着,看来他没读过梁上泉的诗。梁上泉又报了自己写过的几部电视剧的名字,如《神奇的绿宝石》《媚态观音》《大巴山游击队》等。军人听了仍然只是客气地点头。这时,车厢的广播喇叭正在放音乐,一支歌放完后,播音员说:“下面请欣赏《小白杨》。”梁上泉听了,随口一说,这首歌是我写的。

那军人立刻怔了怔,立即把解开的扣子系好,把挂起来的军帽戴到头上,在包间里“啪”地来了个立正,向梁上泉敬了一个军礼!军人握着梁上泉的手说:“谢谢你为我们军人写了一支好歌。”梁上泉说,这位军人是驻湖北某地的一位军长,临分别时,一再邀请梁上泉到他们部队去作客。

听完梁上泉讲述的故事,我一愣一愣的。梁上泉的一支《小白杨》,像一缕春风,将永远在人们心头吹拂,给人们带来理想带来温馨带来深情。《小白杨》歌词发表时,梁上泉只得了50元的稿费。而《小白杨》被制成磁带,制成VCD光盘,把正版与盗版都算上,那个数目就无法统计了。

梁上泉没法计较这些,他像小白杨一样,绿叶闪银光。

## 给母亲以事业心

□郑彦英



作者母亲做的虎头鞋

父亲去世后,我将母亲接到郑州,不让她回老家,因为那里保留着她和父亲生活的太多痕迹,这些痕迹会日复一日地让母亲联想到父亲。还有,母亲相信老家的一种说法,老夫妻走了一个,另一个不出3年也会跟着去。所以我坚持让母亲住在郑州,直到父亲3年的祭日过了,我才对母亲说,明年春天,你可以回老家住几天。

于是,去年春夏,母亲在老家住了3个多月,我接她回来后,发现她身体明显地好于在郑州时。我就问母亲原因,母亲说:“人是离不开太阳的。在城里,你整日寻着晒太阳,到乡里,太阳一直跟着你。”

但是过了几天,母亲对我说:“城里啥都好,就是心慌。”

“心慌”一词,在我老家有特殊含义,就是寂寞。

我一下子沉默了,觉得我作为儿子,太不孝了,母亲80多岁的人了,你就不能把你事情放下,多陪陪母亲吗?

话是这样说,但是落实到每天,很难。一个礼拜,也就能陪母亲三四次,跟她说话,听她叙述老家的家长里短,给她说笑话,说城里人的各种尴尬,还陪她到郑州有水花草的地方散步,但是,这些还是太少了,母亲大部分时间,仍处于“心慌”中。

我突然想到了母亲年轻时做的工艺品,还有母亲那时给村里人婚嫁所画的绣花图案,就说我特别怀念母亲的那些工艺品,希望母亲给我做一套,作为家里的传家宝。

“那有啥的?”母亲说,“你那单位全是画家作家,我这不能算上好的。”我说:“你这是民间工艺品,恰恰是

城里稀缺的,珍贵得很,你弄出来,我在网上给你做个展览,让全国的网友知道,我妈妈是个民间艺术家。”

从这一天开始,母亲如上足了发条的闹钟,整日沉浸在她的工艺美术品事业中,用当下流行的话说,忙并快乐着。

从9月开始,一直做到春节前,母亲都在为这事忙碌。弟弟对我说:“这就怪了,妈没事时,还有个头疼脑热的,一忙乎这事,吃得好,睡得好,精气神十足。”

春节好,我老家礼泉县的文化局长来郑州,专程去拜访了我母亲,看到母亲做的工艺品,大为赞赏,说在关中东道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出这么好的民间工艺品。这一赞扬,让母亲高兴得满面红光。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夏挽群和河南省民俗专家程建军看了母亲的工艺品后,以行家的眼光说出了母亲工艺品的传承渠道为三秦,并肯定地说:“你是真正的民间艺术家。”随后,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为母亲颁发了“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家资格证书”。颁发证书那天,母亲将头发梳理一番,换上鲜艳的衣服,握手、照相,一头银发加上一脸笑容,俨然一个“艺术家”的范儿。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这些工艺品,母亲做完了,作为作家,我知道,让母亲创作很有劲,如果重复,就变成劳动了,心理作用是大不一样的。

于是,我又想到,母亲刺绣也很好,我就对母亲说:“现在的中式服装,兴在上面刺绣,你还能扎能绣不?”

“当然能嘛!”母亲眼里满透着兴奋。我在母亲的兴奋中,心里很滋润:要给母亲尽孝,就给她以事业心!